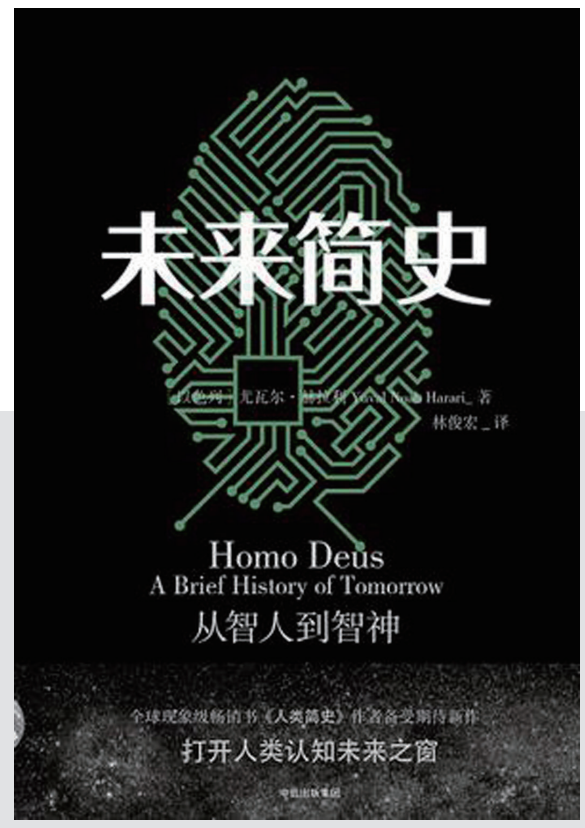
本书 全民阅读,无处不在

死亡的末日

摘编/图根



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山雨欲来:人类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
林俊宏/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2月第1版

1,

在21世纪,人类很有可能真要转向长生不死的目标。在对抗了饥荒和疾病之后,对抗衰老与死亡不过是这场战役的延续,更体现了当代文化最看重的价值:人的生命。不断有人提醒我们,在宇宙中,人的生命神圣无比。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或许是最接近全球宪法的一份文件,其中就明确指出"有权享有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死亡明显违反了这项权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类的罪行,而我们应对它全面开战。

对于生命和死亡,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观点与宗教的完全不同,并不认为死亡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神秘性,也不认为死亡是生命意义的来源。相反,对现代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我们能够也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

究竟人是怎么死的?在中世纪的童话故事里,死神披着黑色连帽斗篷,手上还握着一把大镰刀。一个人活得好好的,脑子里还在担心这担心那,还在四处奔波,这时死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他的肩膀,告诉他:"来吧。"这个人恳求:"不!拜托!再给我一年、一个月,哪怕一天也好!"但披着连帽斗篷的死神声音嘶哑地说道:"没这回事儿!就是现在!"这似乎就是我们死亡的方式。

2,

但在现实中,人类之所以死亡,可不是因为有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在敲我们的肩膀,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为这是什么宇宙计划的重要部分。人类会死亡只有一个原因:人体运行出了技术问题,比如心脏不跳、大动脉被脂肪堵住、癌细胞在肝脏里扩散、病菌在肺里繁殖。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技术问题?答案是其他的技术问题。心脏不跳,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到达心肌。癌细胞扩散,是因为突变的基因改写了指令。病菌侵入我的肺里,是因为有人在地铁里打了个喷嚏。这里无关形而上的事,一切都只是技术问题。

只要是技术问题,就会有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要克服死亡,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实验室里的几个科技专家就够了。如果说传统上死亡是牧师和神学家的专属领域,那么现在工程师正在接手它。借助化疗或纳米机器人,我们就能杀死癌细胞;用抗生素,就能消灭肺部病菌;心脏不跳了,可以用药物和电击让它重新开始跳动,如果还是不行,还能直接换个心脏。当然,现在并不是所有技术问题都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投入这么多时间和金钱,研究癌症、细菌、基因和纳米科技。

就连不属于科学界的普通百姓,也已经习惯把死亡当成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有位妇女问医生:"医生,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医生有可能说"你得了流感"、"你得了肺结核"、"你得了癌症",但没有医生会说"你得了死亡"。对我们来说,人会死,是因为得了流感、肺结核、癌症,而这些都算是技术问题,总有一天能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

3,

绝大多数科学家、医生和学者并不会说自己正在努力实现让人长生不死的梦想,只会说自己正在努力解决这个或那个特定问题。但因为衰老和死亡不过是许多特定问题的总和,医生和科学家可不会哪天忽然停手并宣布:"到此为止,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攻克了肺结核和癌症,但不打算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大家就继续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而去世吧。"《世界人权宣言》可没有说人类"有权享有生命,直到90岁为止",而是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没有附带条件,没有任何到期日的限制。

虽然是少数,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公开表示,现代科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战胜死亡、赋予人类永恒的青春。著名的人物包括老年病学家奥布里·德格雷,以及博学家、发明家雷·库兹韦尔(曾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科技创新奖章)。2012年,库兹韦尔被谷歌任命为工程总监,一年后谷歌成立子公司Calico,明确指定其使命就是要"挑战死亡"。

2009年,谷歌任命相信人能长生不死的比尔·马里斯担任谷歌风投的首席执行官。2015年1月在接受采访时,马里斯说:"如果你今天问我,人是否有可能活到500岁,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马里斯这番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巨额资金的支持。谷歌风投的总投资金额高达20亿美元,其中36%将投入生命科技新创公司,包括几项颇具雄心的寿命延长计划。马里斯用橄榄球打比方,解释这场与死亡的对决:"我们不只是要前进几码,而是要赢下这场比赛。"为什么?马里斯说:"因为活着比死好啊。"

许多硅谷巨擘都抱有这样的梦想。贝宝公司共同创始人彼得·蒂尔最近就承认,他希望永远活下去。他解释道:"我认为,面对(死亡)的方式大概有三种:接受死亡、拒绝死亡、对抗死亡。我觉得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是拒绝就是接受,而我宁愿和它对抗。"很多人可能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个幼稚的幻想。但蒂尔可不是可以小看的人物,他是硅谷顶尖的成功创业者,其影响力惊人,仅私人财富估计就有22亿美元。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山雨欲来:人类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

4,

某些领域的进展飞快,例如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让预言越来越趋向乐观。有专家认为,人类到了2200年就能打败死亡,也有人认为是2100年。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甚至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到了2050年,只要身体健康,钞票也够多,人类都可以大约每10年骗过死神一次,从而长生不死。按照他们的设想,我们大约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疗,除了医治疾病,也让衰老的组织再生,让手、眼、脑都得到升级。而在下次治疗之前,医生已经又发明出各种新药、升级方式和医疗装置了。如果库兹韦尔和德格雷说得没错,很可能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不死之人就走在你身边的路上——至少你刚好走在华尔街或第五大道的时候会有这种可能。

事实上,他们只是达到长生,而不是真正不死。这些未来的超人并不是像神那样绝对不死,他们仍然可能死于战争或意外,而且无法起死回生;他们也不像我们这些凡人终有一死,他们的生命并不会有一个到期日。只要没有炸弹把他们炸个粉碎,没有卡车把他们碾成肉酱,他们就能永生。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焦虑的一群人。

这么说来,或许我们可以先把目标定得温和点儿,别追求长生,先把寿命加倍如何?在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从40岁增加到70岁,几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纪,至少应该可以再翻倍到150岁。虽然这和"不死"还相去甚远,但仍然会让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家庭结构、婚姻和亲子关系将大为改观。现在人们对结婚的期许仍然是"白头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养育后代。想象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岁是什么概念。就算40岁才结婚,后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这段婚姻能持续110年,这个想法实际吗?所以,像现在多次结婚的情形可能会日益普遍。如果一个人在40多岁前生了两个孩子,等到她120岁时,养育孩子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究竟会发展出怎样的亲子关系。

5,

再来看职业生涯。今天,我们假设人会在一二十岁时学会某种专业,然后一生都奉献在这个专业上。当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岁还是会学到新知识,这里我们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学习阶段"以及之后的"工作阶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岁,这套系统就不管用了,特别是这个世界还不断出现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类的职业生涯将会比现在长得多,甚至到了90岁仍然必须每天学习新知识。

与此同时,人类也不会在65岁就退休,给新一代实现他们创新的想法和期望让路。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有句名言:科学在一次一次的葬礼中进步。他的意思是,必须等到一代人老去,新的理论才有机会铲除旧的理论。此种现象绝非科学独有。回想一下你现在的工作环境,不管你是学者、记者、厨师还是足球运动员,如果你的上司已经120岁了,他头脑中的概念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还要再当你的上司几十年,这给人什么感觉?

6,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代医学连自然寿命的一年都没能延长。现代医学的成功之处,是让我们免于早死,能够过完应有的人生。就算我们打败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主要疾病杀手,也只代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活到90岁,但和150岁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500岁了。想达成这个目标,医学必须重新打造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并设法再生各种器官和组织。究竟在2100年能不能做到,现在仍是未知数。

然而,每次失败的尝试,都让我们向战胜死亡又迈进一步,也带来更多希望,鼓励人类付出更多努力。谷歌的Calico公司可能来不及让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长生不死,但很有可能会在细胞生物学、基因药物和人体健康方面有重大发现。这样一来,新一代的谷歌员工就能站在更好的起点,向死亡发起进攻。高呼着人类不死的科学家,其实就像高喊"狼来了"的那个男孩:狼要来,只是早晚的事。

书边杂识 潘宁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谁喜欢"未来已来"这样的说法呢?很多人甚至连民国之前的历史都没有搞清楚,就这样听见未来如同夏天的雷声一样隆隆逼近过来,不知道是喜是悲,是应该欢呼还是应该目瞪口呆。

烈日下,有人愿意在上海博物馆排六小时左右的队伍,为了看一眼来自大英博物馆的珍藏。有人迷失在马云的无人超市里面,那种迷失,或许是对技术的激烈膜拜,或许是怅惘于再也无法遇见让人怦然心动的收银女孩。

过去令人怀念。人类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找到自我。但是,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未来已来。这中间失去了平稳地过渡,像陆地与深海之间突然失去了逐渐抬高的海岸一样。未来是洪水猛兽,直接撞击过来。

回避不了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阿尔法狗无情击败棋手。微软机器人小冰出版了首部诗集,"阳光失去了它的玻璃窗"——更多的人类完全还不知道那些迷离的充满意象的当代诗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机器人又一次毫不留情地干掉了我们。

我们似乎再也不能把"未来"这个话题丢给专门搞互联网的人了,我们刷着手机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各种便利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每个人已经与这个提前到来的洪水猛兽脱不了干系了。

曾经在等高铁的时候,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样一个句子,"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港口"。这种古典主义的情怀在当下还能实现得了吗?虚拟世界是这样的,我们不必出发,就可以抵达。这种看起来似乎可以为所欲为的"未来"就要来了,我们不免紧张激动,恣意或者彷徨。

我在读

《别来无恙》
安宕宕 等著
东方出版社 2017-06
定价 42.00元

既有《黑社会》《无间道》等对过往港产类型片深入挖掘的商业影片,也有"麦兜"系列和《功夫》等发掘香港本土文化的创新之作,还有《桃姐》《香港制造》等关注香港底层民众生活的文艺佳作。本书将电影置入时间的长河,探索电影的另一重意义:历史书写,旨在以电影的流变揭示历史发展的轨迹。

百转千回,别来无恙

苏少东

承受愈多的痛苦,必将绽放愈多的光华。譬如珍珠,譬如香港电影。

我辈人自小除了受义务教育的洗礼,便是通过电视机接触世界,认知世界。那影像,那声频,远比线装的竖字、说书人的口技、隔壁二大妈的碎语,包括那个时代的电子设备收音机,让人印象深刻得多得多。而从懵懂到自认为清醒,也是通过电视,慢慢感悟,什么是所谓的好人坏人,尽管那种感知现在想想,是那么的粗线条,那么的一眼即知。

在这其中,香港电影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影像启蒙"的作用。

同时期的大陆电影,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本身更倾向于主题性和说教性,包括它隐晦的禁欲思想。而同时期的香港电影,则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大陆窥看世界的窗口,嬉笑怒骂,插科打诨,随性散漫中带着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中带着自由烂漫,它更加贴近于人情冷暖,给予大众所需。无论粗制滥造抑或深沉内敛,都被我辈照单全收,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我辈的言行多年。直到此时回忆起来,周星驰系列、林正英系列、赌侠系列、古惑仔系列,还有众多的警匪片、武侠片、爱情片等等中,某些经典的台词和传奇的桥段,某些妙到巅毫的配乐和深入人心的歌声以及辨识度极高的闪烁的群星,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心驰神往。

而香港在地域上,作为一个仅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能够为世界电影贡献如此众多的电影人才、创意和系列,也无愧于它的称谓——东方好莱坞。于是,众多港片的影像和声音的细枝末节处,在每个人心中蔓延而生,拼凑成一个自己内心中想象的璀璨的香港,在精神和地域上,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彼岸。

然而,香港真正的样子呢?

直到我近期走进一座香港电影二十年"微型博物馆"——《别来无恙:香港电影1997-2017》,踱步其间,无论是从专业角度剖析,还是人文视角解读,如此通透,又如此赤裸。它通过两个系列和十八部电影,梳理这二十年间经典的香港电影,来反映香港这二十年间不断地变化。那些文字,甚至使我自行脑补《第十放映室》的旁白,再相对应地重温电影,一部一部,一步一步,其中传达最多的信息,竟然是——迷失。

很难想象。

却也让我更加了解香港和香港电影,有的,不仅仅是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我们臆想中的美好,还有它的痛苦和艰辛。

事物皆两面。香港,一座东方城市,却打下了深深的西方烙印。这塑造了它独特的气质,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却也隐藏了它的孤独与注定的漂泊。

一个伟大帝国,是要流淌十条黄河的血液加上十座昆仑山的骸骨才能建立。

一座城的兴盛与闻名,除了外在的鲜艳,那背后则是辗转迁徙,是暴力蔓延,是暴利滋生,是资本的大举介入,是阶级分化,是云泥有别,是寻根问祖的百转千回。生与死,红与黑,那霓虹的浪潮,是无数条命运牵扯羁绊,那高楼鳞次,是无数条银行代码显现。香港更像是一座中转站,没有永恒的原住民,只有朝来夕往的过客。

于是,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更多表现的是港人身份的迷失和焦虑,他们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不知去向何处。连香港自己都说不清楚。它的地域不会浮动漂向南北美洲,或者印度洋,但它的心却是浮躁又难以自抑。

矛盾越多,故事越多。这造就了香港电影,老将弥留却又朝气蓬勃,纸醉金迷却又勤勉坚韧,在迷失中不断寻找,在前行中不断蹉跎。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香港,这才是真正的香港电影。

如同一个美丽的女生,当你看到她,她给你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质、面庞、身材,让你赏心悦目。你无需去考虑她的家庭,她的秉性,她的优缺点。初始,香港电影就给人这样的感受,可以说是爱的肤浅。然而细细品读之后,略有苦涩。就像知道了这个女生的过去一样,她也许曾失恋自残,也许曾家道落败,或者言行使人辗转难眠,牵肠挂肚,到最后你了解了她的一切,于是,真正地懂得她,爱上她。

今日的香港电影即是如此。

过去二十年风雨,悲和喜,分和合,新生和消亡,发展和阻力,抵得过曾经百年,而今时间不会停止,香港的电影之路不会停止。于是,热切盼望着它的更多作品,还要与素未谋面的香港说一句,与伴我辈二十余载的香港电影说一句:

愿明日安好,别来无恙。